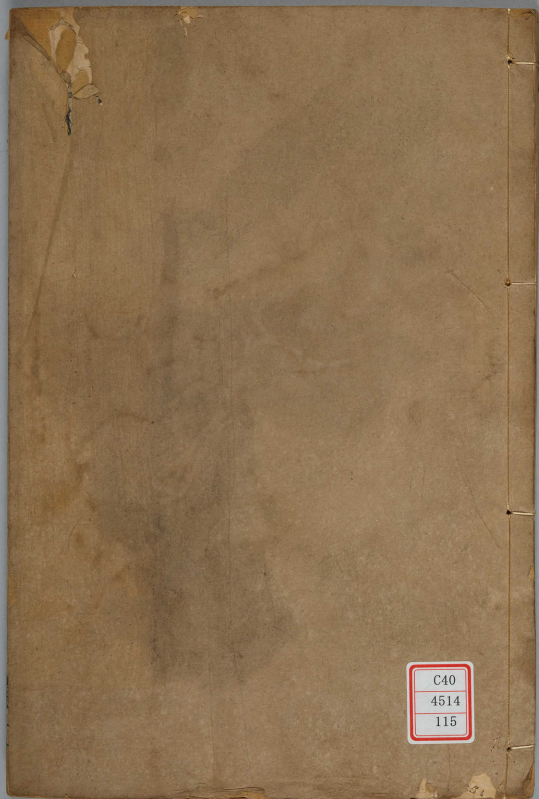




C40
4514
115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舊藏武州雲山
松徽院院中永
為學者不取計出院內
常山七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那刺陀得果

妙髮鉢持油

爾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睡之病日覺有
增欲設何方令得瘳愈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
病作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召集王即報言我有此
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
人無能療者然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有子名侍縛迦

爲大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齎書往頻毗婆羅王所書曰白影勝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相迎時頻毗婆羅王得書讀已生大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後恐更來須卽隨言我境便是附庸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撓擾時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技術令我煩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王願賜敕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猛光王性極

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心卽皆殺害惡行無道枉戮汝身侍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已身何名醫也惟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香如酒香旣合成已選擇良辰陳設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往嚧逝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童聞大醫王欲向嚧逝尼

國持一詞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等何故不爲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酥卽斬其首爲是醫人知王性惡悉皆逃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曰法弟當知我爲彼王以酥合膏與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可住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迎者既是王子

復是醫王應爲盛禮迎入城闕時王卽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王及太子羣僚人庶皆悉出迎是時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衆前後圍遶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警覺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爲療治醫王答言我當爲治然須藥物多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答言善哉隨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爲遮止告諸大臣并守門

者曰醫王或可旦出中還中出夜至乘賢蓋象須有
出入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已不敢留礙
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白曰或於夜半來往不恒
人無怪者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答言王且
洗浴既洗浴已令王噉食時王既食了已侍縛迦白
王我今將得摩伽陀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
王生大歡喜云可將來是時醫王令伴童子現相指
授取爾許來王既得藥尋卽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
著是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半王遂睡
覺卽便噉氣遂聞酥臭王乃大暝令諸左右急可捉

取侍縛迦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卽皆往捉既知走
已便白王言今覓不見走將遠矣王便大怒便喚飛
鳥乘章山大象速趣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
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是時飛鳥既奉
王命乘第一象急往追趣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
鳥趣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答曰汝何須急來食菴
摩羅果飛鳥答曰我奉王命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
得受取報曰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羅
果各共食半飛鳥卽念共食一顆豈有術乎醫王取
一菴摩羅先食半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

創其半顆令藥入中持與飛鳥飛鳥受果卽食時飛鳥先患癩病旣食果已藥病相當卽上變下瀉不能自持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一大象癩賢善母象及飛鳥使者汝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養飛鳥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王旣得病差是時飛鳥却赴王所王見問曰醫人何在飛鳥答曰王得醫人欲何所作王曰我捉得時當斬其首答曰王今病差臣癩復除應合賞賜何因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報彼大恩飛鳥卽作勅書報醫王曰仁

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藉皇恩珍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諸所賜物並廻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氎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卽詣佛所奉上其氎世尊見施告阿難陀曰應將此氎作支伐羅時阿難陀卽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怛羅隨意著用時尊者阿難陀作上下衣復與羅怛羅作僧脚崎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音於觀史多天宮殿
之上有書佛語問答之詞頌曰

何處王爲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 說名爲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
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
王有緣須至觀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有便記其
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在版上爾時得叉尸羅國
有舊住龍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尊出

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曰金光因至北方多
聞天所於彼版上見此書頌因卽憶持不能解義時
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龍王而告彼曰
親友此是佛說深義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
金篋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是言若有
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而爲供養若處無人能解
了者卽可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復往
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卽自化身爲摩納婆形并
持金篋遍遊諸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痾斯國
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城中諸人衆等

及以外來四遠商客當聽我語卽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持來若能解者卽與金篋而爲供養乃有無量百千人衆悉皆雲集其中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生希慕驚怪非常然無有能爲解釋者龍王唱言婆羅泥斯旣無智人此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納婆曰勿爲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答曰名那刺陀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刺陀於靜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至於此人解者我與金

篋而爲供養時那刺陀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當爲汝釋問曰何時答曰十二年後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答言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時那刺陀與五苾芻先爲親友往彼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篋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句頌者當與金篋而爲供養然彼句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芻告曰那刺陀應往佛所而爲諮問那刺陀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已出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

彼聞已心大歡喜卽馳往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
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奕圓光一尋以爲映佩
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心神寂怕過十二年
修禪定者既得親親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
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集
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那刺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
漸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意樂隨眠
根性差別當機爲說四聖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
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實
諦已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爲

出家成苾芻性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爲摩納婆解
釋頌義應先往彼爲其說已然後出家白佛言我雖
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宣陳旣無辯才設往
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爲我說其問頌
彼若說已應如是答

第六王爲上 淙處卽生著 無淙而起淙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爲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閑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爲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葉若更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答曰在施鹿林中那刺陀受佛教已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卽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鹿林中時醫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那刺陀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爲婆羅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疵斯有大婆羅門解三明書及四

明論彼若見我爲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高貴族何故自卑向喬答摩處復作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怨恐爲障礙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尊所卽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并九十九俱胝兵旌扈從千子圍遶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人衆而爲輔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衆之前而爲說法時諸大衆遙見輪王無量百千軍衆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

梵天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心生貪著
顧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佛時受佛禁戒
不能護持遂便破戒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
還起詐心誑我徒衆汝今還可復其本形龍王白言
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恐有衆生共相損害爾時
世尊告金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金剛
手受世尊語已便爲守護隨後而行是時龍王從座
而起別至一處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
婆羅疵斯尾在得叉尸羅國

相去有二百驛

由先惡業一一

頭上各生一臂羅大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露汙形
骸臭穢可惡常有諸蟲蠅蛆之類遍其身上晝夜啖
食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時龍王卽以本身詣世尊
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怖可
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者見此龍身麤澀鱗
甲皆悉劈裂瘡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
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是何物來世尊
前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
彼生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作由先惡
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佛說已各懷憂惱默然而

住龍王白言唯願世尊爲我授記當於何日捨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入壽八萬歲時有佛出世號曰慈氏十號具足爲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卽於佛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十四河駛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損國作是語已頂禮佛足忽然不現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廣說如上佛告諸大衆欲知此龍宿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從過去於賢劫中入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攝波十號具足在婆羅痾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定門於寂靜處醫羅樹下而作經行以自策勵于時醫羅樹葉打著其額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倦從定而起策念經行葉還打額極生痛苦發瞋怒心卽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于地作如是語迦攝波佛無情物上見何過咎而制

學處令受斯苦由彼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
龍中醫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諸蟲蠅蛆
啖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
苾芻壞醫羅葉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知黑
業黑報曰業曰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修
純白業乃至說頌如前爾時那剌陀仙人詣世尊所
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者我已
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家修學佛言善來苾芻
聽汝出家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髮
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

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卽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那剌陀旣出家已諸同梵行者不知云
何喚其名號以緣白佛佛言此苾芻姓迦多演那應
將此姓卽以爲名時諸苾芻卽依此喚爾時佛告迦
多演那曰然於世間有二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
惱而作嬰纏於此二見常爲固執煩惱不除恒懷我
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演那由無疑惑自生
智慧正見現前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

已世執無見卽不復生世間滅法正智見已世執有見卽不復生迦多演那於此二邊勿爲執著如來常依中道而爲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卽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卽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蘊悉皆散

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已卽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爲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爾時暹逝尼國人多疫死喪疊相次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臣白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云供養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呪術藥法王聞議已祈

請禳災悉皆備作冀除疫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
汝等須知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疫者
卽當報我爾時如來大師知此國人多遭疫病死亡
無數欲存救愍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
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爲
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
三業度四暴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
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
普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
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爲殊勝得法

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
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墮
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
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
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入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
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嗔逝尼國猛光大王并後宮姝女及諸人庶世尊觀知大迦多演那苾芻能調伏彼卽便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嗔逝尼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姝女并諸人庶令得安樂尊者曰佛如世尊教于時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痾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苾芻往嗔逝尼國路次建拏鞠社國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髮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號爲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髮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門此女頭

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答曰婆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爲夫新死心懷憂感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爾樂人買髮酬直千金錢可取其價以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憂母聞語已知有

淨信詣樂人所告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
千金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時我等要
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賣可取半千價答曰任意
即便酬直取髮將去爾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
安心而住婆羅門妻詣尊者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
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
時受我微請尊者曰我衆極多卒何能濟問言聖者
衆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善尊者默然爾時老
母知受請已禮足而去卽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
旦敷設牀席瓮貯淨水徃白食辦願聖知時于時尊

者於小食時執持鉢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
坐見坐定已老母卽便自手行與種種上妙飲食
了嚼齒木澡漱訖屏除鉢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
者欲爲說法問言爾女妙髮今在何處答曰容儀不
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知卽便斂念觀彼女
心知極淳善告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卽命出房至
尊者所以殷重心禮尊者足退坐一面母曰此是妙
髮雖知輕觸請與尊者爲女母重白言旣相繫屬要
有因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考欲與誰家尊者報曰我
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此女兒必當獲得内外莊

嚴嬰珞之具數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富尊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爲其母女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座起去漸漸遊行至唄逝尼國纔入城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白王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災患半皆除息王曰此誠善事應申供養時諸婆羅門來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災患半銷未久之間必當除殄何因今說由彼苾芻諸苾

芻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王告臣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災疫半皆除殄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災障半銷未久之間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門至象廐中於不淨地以麤米飯投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問大王今日設食如何諸臣白王如是應作卽於象廐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貧王但以麤飯惡糜澆醋漿

水設婆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爾而往彼去之後必芻次來問言聖者王所設供其味何似答言賢首施王所惠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象廐中清淨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卽於淨處敷好座席敬奉名食欲出之時復如前問婆羅門曰卽如刹利灌頂大王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廚饈事難一準因何今日不見嗔嫌彼便默去次必芻來問如前答門人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象廐馬廐亦然淨穢精麤問答相似王聞語

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真福田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卽行詣彼大迦多演那處禮足而坐爾時尊者爲王說法示教刹喜默然而住王復禮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就我宮爲受蔬食尊者默許王見受已禮辭而去卽於其夜辦上妙食晨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人往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時尊者曰初分時執持鉢將諸苾芻詣設食處就座而坐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偁衆整容端坐收攝諸根鼓樂聲了王問尊者曰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者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

知善惡王曰諸根內聞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便而告王曰王今頗有合死人不王曰欲須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油置彼手內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滴墮于地者當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人來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油鉢一滴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橫

屍在地我於爾時恐鉢傾側怖頭落地一心持捧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爾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王此人但爲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殷重正念不爲縱逸善護自身況我必芻於諸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輒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內宮嫗女及衆士庶皆來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了嚼齒木澡漱已屏除鉢器於尊者前王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聖衆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

國王控御百城隨念皆來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衆散設名餐斯成希有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五百諸天姝女難以爲比當復審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來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錢奉爲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卽行尋問展轉遂至建拏鞠社城旣至城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懸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

門立見母出來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髮以爲婚事問言爲誰答曰爲猛光王以充國后母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曰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已馳還報王曰言大王我求得女王曰爾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取充后王曰彼索娉財使便具說王聞報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備禮儀前後行軍盛嚴旗鼓從建拏城將至塢逝尼國旣入城已卽於

是日所有疫癘並悉銷除國界休寧人民安樂因此
嘉瑞遂共號曰安樂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音釋

瘳

音抽病愈也

頰

古協切

擾

乃巧切

悒

於汲切

戮

力竹切

切殺

嗚

烏骨切

劓

苦洽切

僧

脚

梵語也此云覆

婆

也此云覆

羅泥斯國

梵語也此云鹿

蠅

蛆

蠅余陵切

啞

子入切

凹

凸

口澀

所立切

劈裂

劈裂切

潰

胡對切

旁

凹

凸

凹於

交切

駛

疎士切

攜

許爲切

瓮

貯

寗切

貯直

呂

澡

澡子浩切

洗

手也

珍

徒典切

廐

馬舍

澆

古堯切

嗤

赤脂切

慙

去例切

息也

金鹽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計
字七千八百七十五該銀三兩五錢零四厘起
薦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迺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姪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爾時猛光王住嚧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留在
本宅自爲興易持貨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
增盛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中瞻望不息後於
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象於宅邊過女人旣見生欲
涂心便以花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卽仰觀見有

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顧盼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深意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逢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卽便下象步入其舍歡悅旣暢卽便有娠智慧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曰王言王今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卽以上眞珠璆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爾自收如其是男與此璆珞當送我所女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

女人聞已生大憂愁遣使白王我已冇娠舊夫將至今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便令彼不來女便默爾王與彼信我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某處求來旣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曉卽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輒綿抱兒置內白氈通覆上絡珠璆密合其箱朱條急繫紫鑽印上報婢使曰可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出行至箱所圍遶不進時猛光王與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羣

牛遶箱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羣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絡以朱條紫鑲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曰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者持箱既至王所卽便開印乃見珠璣及以孩子王識珠璣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云是汝子夫人得已卽呪願曰願兒長壽今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爲撫養母亦改號名牛護母于時北方得又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

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曰言嘽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商人來至於此王遣喚來既至具問聞其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我欲伐彼其王卽自親整四兵向嘽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旣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犂作王觀容色有異餘人卽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

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國彼是客來遂被欺凌隨處逃竄謀臣猛將何所用爲王若此來以我爲爪牙者卽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縫葉爲器夫卽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饑色我貧窳者有此麤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饑取命終卽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餐其婦便以缺緣瓦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

閑時務復更思曰於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被人云相欺慢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辟毒次過與王王旣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缺處於破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善知友爾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身湯水沐浴爲設飲食馬須好食恣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渴沙來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

王善自思量於其書末并爲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已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被他降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乃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從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

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追出然此太子名曰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兵圍旋於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敵已如雨散自己國王急當求覓四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除怖辭汝言歸爾若入城當過我宅答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本城門

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中後於異時盟逝尼城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壻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衆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被他戰破二謂他所欺凌三謂身爲人主喪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夫妻卽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遙見尋便驚歎喜唱善來復更告曰

增長汝何得至答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牀諸臣輔翊旣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卽便離座脫去天冠王先闔額增長旣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卽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子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闔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臥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旣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

媿慙前曰王言我今奉辭欲歸逢戶王曰汝今住此
共我治國增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
不云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卽以長繩繫圓勝頸牽入
塋逝尼城今乃方云我是耕夫不堪王事宜應且住
勿念還家彼便默爾王遂強立爲國大相創爲宰輔
供膳尚麤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不答曰朝餐
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須憂惱卽當令汝衣食豐盈
時王卽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是時諸
人共出衣食增養活因此時人號爲增養從此已後改名
增養時王問汝得好不答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

相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聚會評論之
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答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
貴王曰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爾後於異時因
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敬增養故方便爲問今
於國中現有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憊息時
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除殄王言不可次
有諸臣各呈異見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
答曰若作如是計方能銷滅王對諸臣遂然其策將
爲當理諸臣見已各生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
亦不應共爲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曰住處

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
曰有某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住在宅
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
得宅已問增養曰比得好不答曰家中人衆以我耕
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浴時我令使喚汝
作是語待我洗浴訖當去見王增養曰言如何我得
違大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咎又汝欲食時我
令使喚汝應答云待我食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
到汝宅與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食王
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敬增養聞命便往宅

中及正洗時王令使喚云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
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內諸人相
與言曰今此宅主見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
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慢家人又曰姊
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
乃不遲既洗沐已不起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使報
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
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
今欲食答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答言奉請宜可就
餐宅內諸人共相謂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

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卽便淨洗手足一處
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悉皆戰懼互相謂曰我比
輕賤此是耕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曰知
欲如何王旣共餐事難輕忽我等從今不應致慢若
不敬者定招禍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王於異時又
問好不答曰有一大臣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
耶王曰我若作言斯成有礙至於進退汝自當知答
曰我所作者願王不責王曰我無怪責增養異時隨
路而去見二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而戲時
有婢使頭戴水瓊在傍而過一童子曰我以乾丸彈

瓊作孔一人又云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濕丸而
掩其孔此成奇事旣共議訖卽以乾丸彈令作孔次
彈濕丸掩之令合于時增養遙見其事情生希有便
作是念此二小童可令我伏彼王親屏除怨罵問
二小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無親族隨時活命報
曰若爾可於我所共汝爲活答言隨命旣蒙收採問
曰我更何爲答曰汝但習彈後若見人與我鬪諍當
以不淨塗丸彈於口內答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
諍競童子卽以穢丸遙彈口內彼便吐出以手掩口
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凌王復問言汝得好不

答言王之内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曰若如是者
我入宮時汝來門所問言王在何處若言在内汝可
語言萬機之務棄而不知鎮處後宮何能辦事又若
見我在内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上垂脚而眠我自
出門爲舉足令上答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
臣位別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理王曰是我所
愛汝復何憊如是作時中宮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默
爾後於異時來入中宮問王安在隨王言教次第皆
作乃至王舉足内人見時皆不忍可欲致凌辱王言
汝莫是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人受王

愛念我等不應更爲輕慢王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
已後悉生恭敬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今時得好
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樓上談說世事
因告之曰汝等頗知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
城有或云出蛇蓋城中有云諸餘城國且未須論於
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絕如
天嫫女在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說倍
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卽於其夜脫去御服著
凡庶衣自持五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
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卽依教爲其洗

浴揩摩身體時有一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
言我欲來宿然此姪女常法如是後有人來殺前至
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
不同卽便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刹帝利種儀貌
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姪女起罪惡心非理枉殺彼所
零淚落在王身王卽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答言
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此必有緣彼遂
次第說其所以王卽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
得走出不答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劔共相警衛走出
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

惡可指其處我命須存答言某處容可走出然是廁
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爲走路王言汝行指處我
試拔之女指其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
能得出爾時於此墻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住善識
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
門告曰汝今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妻
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定遭刑戮婆羅門
曰我蒙庇廕元由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
庭遙望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語聲盡力搖
釘拔之遂出卽從孔內隨糞而行不淨露身辛苦出

外天星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爲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人處夫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同說之夫人聞已泣淚橫流卽以竹簞刮去不淨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臣卽總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於某坊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將來卽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喚卽

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採今遭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祥行詣王所王既遙見高聲唱言善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卽呪願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爾命存王旣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算從今已去絕其封祿姪女善賢宜將頭髮繫惡馬足踏之

律
令死所居之宅以驢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
後宮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依作王問
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
答言大王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即便歸舍
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悉皆給與汝等諸人
各欲何事妻曰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爲
封邑妻曰若如是者我欲犍牛百頭恒供乳酪子曰
我願上馬寶車而爲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
莊嚴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須時婆羅
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可直說宜作頌言從王乞
願遂至王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容其
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其事

我願五封邑

犍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所願

與汝五封邑

犍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語婆羅門曰大

師與我共治國事赤心相助平論萬機答言大王我是婆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卽便強立婆羅門爲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旣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身多癰疥問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女兒同眠宿不答曰非直同歡枕席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目驗是時增養卽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多酬藥價凡所須者我無有恪醫人爲療悉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資養容顏可愛有異

常倫是時增養遂將爲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璽珞好自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卽奉請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卽廣陳盛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星光遂於帷內遙擲小毬尋卽褰帷報其父曰過我邇來王見少女顏貌超絕遂生深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未曾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將去王卽盛陳禮事娶入後宮

世間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闥愛著星光餘事皆廢
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日所言卽今應作問星光曰
汝能騎王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知能
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垢衣臥破牀上王來
問曰何意如是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今遭禍患王曰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往伐渴沙當爾
之時我於天所心有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
歸者我若嫁時所得夫王騎其背上令作馬鳴王今
娶我豐足內人誰能爲我報其宿願凡爲欲愛所牽
無所不作答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爲我願無疾患

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默然豈汝於天更有
祈願答曰更無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今婆羅門
大臣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此亦可得婆羅
門大臣我之自有彈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可爲求
之于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嘑逝尼城
遂與姪女共相交涉旣生染著情亂荒迷所有錢財
悉皆費用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姪女見其窮匱
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耘復無邸店興易唯仰交遊
聚集以爲活命若有財貨可卽持來無卽須行宜容
後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何用然我於汝

深生愛念且當容受勿苦相驅許我宅中始知相愛
姪女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悉爲之是
時姪女情欲驅遣既大便已遂以棗核安其糞上報
曰汝可以齒齧去棗核彼便齧取女卽以脚踏其糞
脊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是不淨潔人
當離我去卽驅出宅其人舊業解彈琵琶卽以音聲
而自存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婆羅門
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處可求答曰有健陀羅
人客彈琵琶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當
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命大臣具說其事

增養帛掩彼目引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
脊背淨行大臣爲王呪願琵琶發響王作馬鳴時健
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
人所弄情發於衷乃爲歌曰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核汗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卽問曰歌辭異常有何
義味彼卽次第以事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
住此便與五百金錢遠驅出國後時大臣諫曰凡爲
國王勿被女人之所欺弄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

增養曰婆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髡彼
髮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問其妻曰王被婆羅
門獻直譏謂汝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無
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爲好事長情之
婿必有長情之婦其妻卽便與大臣婦共爲交好旣
得意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我索者悉
皆爲作答曰雖有愛言豈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
在餘莫能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髮我
今疑汝定不能爲答曰但看剃竟方知能不其婦卽
便著故弊衣臥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

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能酬賽令天神
輩於汝生嫌隨汝所求悉皆爲作使神歡喜愚苦銷
除問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家未有仕
宿國王初命我卽求神今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
意安隱歸來當剃其頭髮供養天神自爾已來家道
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賽神由此慢心致令
天怒我今定死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爲我
宜可聞奏悉爲辦之妻便附信報增養婦曰我夫已
許悉皆爲作婦旣聞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
來我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辦請更不

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所曰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六月中不出庭戶願垂恩許得遂所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卽便剃髮旣懷羞恥不出于外其婦令便報增養婦曰頭已髡訖婦告增養增養曰王王聞大喜卽令使者喚大臣來于時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旣至王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卽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卽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頭髮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羞恥外愧於人曲脊低顏一無言答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爲事了便自誇誕唱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是輕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屏處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恥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不其姊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彼事者卽是與我除大羞恥答言阿舅容我籌度其

事如何既思量已答言髣髴卽以幻術化作廣大商
旅於大糞聚化爲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婦顏容端
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有大衆商旅來至城者或
王自看稅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旣至營
中問言何者是商王室彼便指示旣入室中見商王
婦容儀可愛能惑人心纔覩見時卽便涂著報言少
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旅總放稅直答言隨
意報云不應晝日可待夜中幻師卽便掩晝爲夜增
養共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腮因茲睡著幻師遂乃
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枯骨臥糞聚中大臣卽去

白言大王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旣至彼已
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豈噉肉耶增養見已
自念如斯調弄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爲寧當
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我今宜去就彼
尊者大迦多演那處從求出家卽行就禮白言大德
我欲出家尊者卽與出家受五戒十戒已次授近圓
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摩經時猛光王旣無增養
情不能安遂令還俗如舊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音釋

髮

莫班切

眇

彌珍切

娠

失人切

諾

匿各切

條

他刀切

編絲繩

也

鑛

古猛切

竄

七亂切

餉

式亮切

替

脊

資昔切

脊脊

馬鞍

於

吞盈切

綴

牛頭切

驟

驟鈕

救切

馬疾行也

替

也

湊

倉奏切

翊

逆織切

惡

女六切

懲

持陵切

戒

也

琬

切

長

頸

楷

苦皆切

研

五堅切

廁

初吏切

單

邊迷切

馭

牛侶切

猶

癰

息淺切

褰

去乾切

齧

五切

單

竹器也

金

壇

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

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計

字

七千四百六十該銀三兩三錢五分七厘超

薦

亡侶王彥洎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

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適為法友同登正

覺

速證菩提

崇

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頓龍山識

金

沙

頓

龍

山

識

根本

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制

譯

唐

三

藏

法

師

義

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聲入夢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

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

告言我於內宮少有勞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

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奸

非者官司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答言

唐

卷第二十三

第百二

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姦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檢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姦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且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爲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爲當於已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卽便以手掩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言大王必須

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次方可得爲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親王卽依言給其錢物彼卽造店收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問其婢曰少女汝爲誰買答曰是牛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言字某答曰彼卽與我母字是同我今看彼與母無異卽少取其價多與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卽我子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

遙歡喜後時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婢
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多持香物行造彼
家亦既相見抱母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曰阿母顏
狀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便
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
曰爾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慰懃致敬女隨言作遂
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
各形貌相似卽爲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憐
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詐佯病而眠時彼婢
使來買塗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

也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婢歸報知母卽來問問
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
病設藥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
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
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爲辦答言阿母我若
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
貧寒物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卽振衣捨之而去是
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
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卽除
便作是念我懷瞋色棄背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殷重

情義無欺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爲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卽便喚女爲說店主久故恩情彼是汝叔遇病嬰纏不暫着問答言阿母豈無醫人爲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爲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卽日以取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蠅所生今得爲王有大兵衆汝之夫王是長者婦生當亦爲王汝可共彼而爲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爲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健陀羅曰見汝慰

勲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爲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陀羅共妃生子此若爲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卽便與藥告健陀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等度彼便不去健陀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旣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一處垂臂而睡太子卽舉其手并將衣覆彼二通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卽便還店旣至明日

王語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彼卽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不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暫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爲商王婦其夫待貨興易他方我報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王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王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爲供給遂卽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羣賊來破商營遂殺商王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旅更破商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

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卽令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卽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此姪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共爲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爾時噯逝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我若不去旣無別業糊口交無宜可携將共行林野卽便共去同居草庵爲畋獵事

殺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獵人處獵人記識遙唱善來王便下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供侍卽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眄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旣纏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復念寧容爲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便於王處起慈悲心遂得託生四大王天王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我與交通無宜輕棄

卽便安慰置在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卽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宮中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任意縱橫與外人交通不以爲過又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歡遊鼓聲纔動卽時還入若有違者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王宮鎮被幽繫時諸宮女皆夜

出外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安樂夫人
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爲護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
曰汝可出外別覓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外別
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何不去求外丈夫然
彼年少容華情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
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卽便夜向市中見
賣香男子顏容端正告曰汝可共我爲相愛事報言
暫爲持燈待我計算費用之數方可隨情時彼男子
取受既多卒難周悉通宵計算乃至天明旣動鼓聲
無遑更住星光棄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可須

更共爲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有敕令鼓聲亦動不
入宮者當斬其頭我無二頭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
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爲歡戲不答言無暇王曰何
意彼便次第具說向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
知皆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遠聞流遍餘
處時憍閃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敕令皆放宮
內夜出私行便聞大臣踰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
宮人任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答言彼猛光王
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怨家聞王自來定爲非義
答曰丈夫爲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曰

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爲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諫便往愴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雙報言刹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我共爲歡戲答言隨意可敷氍毹王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敷臥褥已徹天明鼓聲旣動女便欲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答曰王有教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卽於王指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卽次第且說因緣并

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將來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將大軍衆來入城內無人警覺與我宮人密求歡愛寧得於彼爲放捨耶答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重來必不相放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那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王極爲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去爲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旣發引臣亦隨行至愴逝尼城止一宅內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劒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勿放男子時瑜健那知其事勢作如是念我

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棄捨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
卽令王著婢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驅行云
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衛人謂是婢使遂
不禁止旣至池邊棄琬而走增養入城覓王不得但
見瑜健那卽將見王祇由此人令出光王走時瑜健
那前白王曰我比蒙王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
宜此諸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王乃大
責增養曰何有敵國害王來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
走去若餘方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已
驚惶思求方便是時南方有機巧師新來至此增養

問曰汝有智力能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
學作望有功成是時增養遂藏王家鞏山大象遍告
城邑鞏山大象走出外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
響已報上人曰應以木作鞏山象形彼卽隨言作機
關象於此象中安五十人象糞及水多貯象內告言
汝等宜動機關可令此象往憍閃毗不遠而住王若
四兵共來看者象可廻還若獨來者卽捉其王置於
象內急走歸國工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象至憍
閃毗不遠而住是時牧羊羊人及諸雜役者見象奇
絕咸共觀望有說此象從山林來復云此是猛光王

所失大象遠來至此有來白王說其所以此聞猛光
王有輦山大象世所超絕由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
都會有千億人皆來瞻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瑜
健那曰可卽鳴鼓遍告皇都共整四兵多持縹索領
諸人衆共出城圍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爲扈
從雲屯俱集垌野時象內人見王兵至遂便却走大
臣奏曰於縛象事王先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
曰四兵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并將妙
響琵琶自隨而進其象內人見王獨來卽便住象王
至象所諸人便出捉王入象遂動機關猶如疾風

歸本國時出光王旣被收捉有大兵衆俱發大聲王
被賊捉王被賊捉遂多加兵趣至國界大臣告曰旣
至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旣被將別思方便時
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嘔逝尼城增養大臣將出光王
至猛光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推鐘
鳴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噎王勅增養曰可
依國法棄彼出光臣曰此出光王於調象法善知其
妙王若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解盡妙
術除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卿可自學答曰此卽便
是受學大師如何當害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誰

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稟性勤策明識通達人皆共
知令彼就學當盡其妙王然其計卽語女曰有一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象文書以慢隔障汝
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
其見者定死無疑卽便隔幔就學其文時瑜健那在
橋閃毗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覓王消息如其命在
作解縛緣心也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那妹名曰金鬘
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宜往盟逝尼城
問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若 亡別興繼嗣
聞已默然內思其事卽便變服爲外道女形乞丐自

食著故衣服漸漸行至盟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
大王今命在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惡答曰
殺夫并子財物收將門人曰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
象經書如是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
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出光王相見周
旋四顧出細音聲問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
迴顧眄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親觀天授問
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象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
十八種惡相我於彼邊隔幔而學答曰寧有丈夫具
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貌端正衆相具足世

間希有誰復誑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寒帷目擊彼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卽褰帷覩王顏狀心生愛淙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王與我通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旣道言交卽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念于時金鬘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當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王學調象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屏處瓔珞上覆草衣自號春花伴作顛狀卽便行詣溫逝尼城遂於街巷康莊之所或臥或起口出狂言而

爲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爲樂

我卽是春花

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卽解金瓔密相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饑漸復窺覷得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授報出光王曰我父若知必爲重戮可預爲方便走出爲佳出光答曰若爾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且讀其文走策驅馳未親目見願王與我賢善母象隨意乘騎看其去

就與經文合不卽以此議奏大王知王語掌象人曰
賢善母象可與天授隨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晡來
昏去或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晨時至時
踰健那作逃走計背負象糞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
花用糞何爲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團人謂狂言不
以爲意以草裹糞於橋閃毗路掛在樹枝象尿瓠盛
負持而出門人見問答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
共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瓠掛樹枝時出光王與其
大臣及金鬘天授並於某時某處期款不移時出光
王遂與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臣金鬘及妙音

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卽彈琵琶大臣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爲商王

得還橋閃毗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爲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王報增養曰何
故移時天授不入增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
光王乘賢善象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驚怒告曰
汝可急乘輦山大象趣彼惡人將來見我卽乘大象
隨路而去大象奔馳相望欲及踰健那卽於樹枝取
其象糞棄地而去大象遂艱不肯前行逡巡之間母

象遂遠經多踰繕那復還趣及踰健那取象屎瓊擲
之于地大象復覲更得前行至自邊疆情離憂怖其
時增養作如是念此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象亦
被將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問之曰有
何消息答曰已走至國無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
住爾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卽請命沙門
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知識貧窶無依遠近星奔皆
至王所廣行檀捨爲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意歡樂
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誑術將得汝來夫人曰
我父亦行誑術囚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將

汝父來至憍閃毗國爲織師者我卽不名爲出光王
也彼懷瞋忿默爾而住時出光王語踰健那曰卿頗
能得解我憂耶答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繩繫猛
光頸牽來至此令學織工答曰將賢善象天授隨來
安隱歸還豈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不
旣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收取盟逝尼城所須貨物
覓好商王求妙美人嬰珞嚴身皆令具足爲商王婦
作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盟逝尼城其猛光王聞大
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觀收其稅直旣至營所問言
商主住在何處引人指攜王便到彼開門而入直進

中庭覩商王婦顏容挺特昔所未見莊嚴美妙迴絕
人間於此城中無與等者王起深意報言賢首共我
交歡女曰此是牀褥隨意所須旣爲欲染嬰纏無所
不作卽便共臥共作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王
卽便以衣遍覆令四人舉牀大衆歌唱出唄逝尼城
後門而去因卽長行時諸從者或復搖鈴而爲歌曰
人間蚊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王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姪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云商旅欲發悉皆
隨去城中人物皆悉不知王之去處增養怪王隨處

求覓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毗國諸臣慶賀
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
曰與著鎖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時王
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猛光王因有少緣出
織師舍子時出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闔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交襟作如是念
今此惡王躡顛我父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
我更不名爲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王性利根
知其懷恨告大臣曰我於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爲彼
洗沐身體盛設香餐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王教

次第悉爲放令歸故。是時天授作如是念。我若卽全
爲殺方便。彼有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強爲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弊衣。臥破牀上。
出光見已。問言何故。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
有願不酬。答曰。我先所許。卒不可求。王曰。汝何所許。
預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爲辦。答曰。我父昔日幽禁。
王時遂於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憐閔。
毗者。我當共王。七日夜不御飲食。日旣滿。已將好
花鬘。從足指端。纏至于頸。輿置城頭。我卽爲王。設大
施會。命婆羅門衆數滿千人。盛興供養。大王今日多

律

卷之三

三

第三

有內宮。豈復於我能生憂念。以此誓重。定死無惑。王
曰。此卽是汝爲我所。天更不須憂悉。皆爲作從。是以
後作殺方便。卽於城下繫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
食。如是長大。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卽與王要心。
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餐。王於七日期心。
不食。身體羸瘦。不自支持。旣滿七日。天授遂喚諸結
鬘人。汝可羸線多作香鬘。速將來進。勅瑜健那曰。今
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
門一千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驅馳。不欲令知。內宮密
事。時瑜健那奉勅。皆作掃拭。街衢香水灑沃。香爐寶

律

卷之三

三

第三

蓋無不普薰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遍合舞妓翩翩當此開時天授遂卽將王上城令其臥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頂間無空處卽便推下旣落城根二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鴟鵂鷺野干之屬食肉禽獸舐啄殘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懼傳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號叫囂聲拔髮椎胸喧滿城郭時諸苾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孤園諸大臣等衆聚共議何爲大王而自上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

議見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預爲惡計殺我大王旣生忿怒卽以紫礦作室令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何業由彼業力生被犬食佛言諸苾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熟現前如暴流水無能遮礙出光作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一無慙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爲異念彼大臣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緣應捨黑

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芻當如是學時憍閃毗國出光王死唄逝尼猛光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姪女有云大王得又尸羅城王名圓勝於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姝妙善六十四態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纔相見時不生耽染王纔聞說容顏智慧卽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求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交歡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是王怨隙彼卽常在得又尸羅王自往者彼若知時定爲非義答曰我今意正事

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
意然須謹慎時王卽乘輦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路
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旣至彼已便脫頸
上勝妙珠璽價直千萬與彼姪女便共交通時暹逝
尼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怪不見王莫知去處共相
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知又曰王旣豐足內宮更何
所覓又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卽便俱至問曰大王
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
不久得見問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忿
報言仁今殺王欲擬自立能出如是不義之言若七

日內見王者善若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
聞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人見增養愁
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事憂惶答曰夫人大婆羅門
及諸臣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不憂耶
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麥子盛以金盤持至上
廐馬所當前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得
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麥馬雖聞告竟無一
食是時有一瘦弱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
所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說已就盤盡食卽以此
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

宜可對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便往彼
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
如是馬耶彼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又汝頗曾見如是
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又若能不變常則
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
夫共立要期我當爲去勿更將我重至此間答曰隨
意共去我不負心卽乘其馬漸至得叉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音釋

繫陽立切

闡

伊眞切城內重門也

垆消榮切林外曰垆

丐

音蓋乞求也

聞

根噎

聞音田噎一結切闡噎謂闡滿噎塞也

窺覲

窺缺規切小視也覲容朱切欲得也

窺

許救切以鼻撫氣也

窺

都羽切貧窺也

躋

音志躋音志

鴉

處脂切與鴉同

懾

質沸切怖也

囂

虛驕切

囂

宣聲也

金

壇淨信

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計

字

七千六百十該銀三兩四錢二分五厘超薦

亡侶

王彥漢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覺速證菩提

崇積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崇

積

癸酉歲

孟秋月

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爾時猛光王在得叉尸羅婬女之舍見增養來問言
卿何爲來卽皆以事具答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
當可共去曰旣滿已往石杵山自駕其象象遂大吼
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象鳴聲作如是語我聽象鳴
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
遂卽共王同乘其象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瓦器
象便脚踏瓦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

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我唯我一人依
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憶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
鵲鴿鳥當道生卵象脚踏碎鳥見悲鳴增養見已便
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
譏於我行姪女舍是不應行後當重憶尋路而去復
於路邊在一樹下乘象而過於樹枝上有一黑蛇縱
身垂下欲蜚於王增養見已便卽拔刀斬爲數段落
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作而強作之王復生念此言
還是見譏於我已經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象乃
速行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曰王前有相師作如

是語象行百驛還向南海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
肯住當抱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詣一
園中任象走去王語增養卿今可去竊報安樂云我
今至在芳園中卽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
媿恥不向大門卽便於一水窻欲入宮內時有二女
不識是王遂相告曰我聞大王已至一云我意思量
於此窻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令增養竊告夫人
彼乃隨情遍語城邑遂於別日情懷不忍告增養曰
汝於我處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一人
受用大地汝於某處作如是語此諸人等受用大地

以自活命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
造姪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
而強作之豈我向姪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
園內令汝獨去竊報夫人云我今來停在園內汝便
以語遍告城隍是則於我作無利事增養驚懼作如
是語靈祇共鑒明察我心實不譏王前於陶家見有
坏器象脚踏破陶師見憂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諸
人等依地土活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象
行踏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於不應行
處而生其子後於樹枝見蛇下樹欲螫於王我遂斬

爲數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爲處而強作之於斯
等事我直說之非譏王也又云令入宮內竊報夫人
便將此語遍告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語夫
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汝分疎云非是過我
於小門欲入城時親見二女作如是說一云王來一
云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何得知答曰彼是飛行魅
女潛身密聽聞王語聲此亦非我爲無益事王曰汝
今無過可自安心勿爲怖懼又復我行去後有婆羅
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須殺却今正是時答曰婆
羅門且待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答曰我作

方計殺除望得王曰除惡爲善時此城中有大臣子
先開明呪增養誦彼問曰飛行魅女殘害生靈如何
設計得令除盡答言阿父我能擒得卽便斬取死人之
手變作唄鉢羅花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
中賣若以錢來買者卽不須與如其笑者錄取其名
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敎而作於此城中錄笑者名
得五百人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多人如何能殺
答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隨汝自作遂於城邊
料理一處令使淨潔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遮大會求
請天神汝諸姊妹咸可來集女聞王命意欲求財悉

皆聚集雖無名字亦爲貪來便有五百餘人彼大臣
子皆以咒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總殺王曰此
妖雖殄尚有諸婆羅門卽令遍請我造無量不善之
業已殺五百飛行魅女仁等爲欲救濟我故日日應
來一處受食彼聞歡喜皆悉來受王勅門人曰諸有
受食婆羅門衆汝宜好數來報我知門人敬諾王又
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養婆羅門時婆羅
門爲貪好食便受王請皆來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
之總有八萬便卽白王數滿八萬王聞思忖如何一
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婆羅門正噉食時屠人持刀

背後而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酪聲汝等一時齊斬其
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悉斬其首時王既殺衆
婆羅門已卽於其夜夢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
復有八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出六字
者謂諸誰平今彼我云何八夢所謂一者見曰檀香
泥遍體塗拭二者見赤梅檀香水澆灑其身三者見
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毒蛇五者見二鯉魚
舐其兩足六者見二白鵝飛空而來七者見大黑山
當面而來八者見白鷗鳥頭上遺糞是時彼王既作
如斯衆多夢已卽大驚怖遍身毛豎作如是念豈緣

此事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門至而告
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當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
慢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爲壽
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爲說當有何報答曰此
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歿王聞是已生大憂惱爾
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令我身存王位不失耶
我今宜可詣尊者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
爲惡兆乎旣至彼已頭頂禮足在一面坐以夢且白
尊者答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答言聖者於餘
亦問於何人邊問答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說王卽

以彼所說具曰尊者答曰大王彼等常受欲樂欣願
生天餘何所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由
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聞地有六聲是何
先兆如是應知卽是於王共相警誡令王改惡從善
昔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最初王
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說頌曰卽是初六字

六萬六千歲 地獄中燒煮 現受大極苦

未知其了時

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卽是第二無字

無有苦邊際 了日終不知 我類共同然

此由前惡業

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卽是第三我字

我所得衣食 或理或非理 餘人餐受樂

令我獨遭殃

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卽是第四鄙字

鄙哉我形命 有物不能捨 飲食不惠人

令身無利益

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卽是第五心字

心常欺誑我 鎮被愚癡牽 地獄受苦時

無人肯相代

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卽是第六若字

若我生人趣 常修於衆善 由其福業力
必得上生天

故此六聲彰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六聲是誰先兆
如是應知王住宅內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
輒者皆盡遺餘堅韌諸蟲不樂恐命不全共說此頌
以告宅王卽是最初諸字

諸輒處皆食 唯有韌皮存 願王知不樂
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又復大王

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瞎一目彼於日日在鳥巢
中打破卵子鳥見子死心生怨恨悉皆嗚叫而說此
頌卽是第二誰字

誰復能相爲 刺人令眼瞎 不殺我子孫
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遊戲池
水先平滿多有魚鼈蝦蟇所居有一白鷺鳥常食其
魚令池乾無水鳥見是事遂生嗟歎而說頌曰卽是
第三平字

平地水恒滿 多有諸魚鼈 取食以充軀

今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驅鳥令去又復大王王此國中
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象母象並悉生盲唯有一
子恒爲供侍爲父母故出外求食遇見雌象相隨而
去漸爲誘誑將至園所遂便被縛憶念父母悲憂內
疚不食水草而說頌曰卽是第四今字

今父母孤獨 生盲無引導 處在深山中
無食誰看養

王今宜可令放彼象得與父母共爲歡樂又復大王
王住宅中有被縛鹿旣離昔羣心生憂惱而說頌曰

卽是第五彼字

彼羣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鵝被繫
仰瞻空裏見有羣鵝飛騰而去情生憂惱而說頌曰
卽是第六我字

我朋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先兆
者如見白栴檀香泥遍體塗拭者有勝方國王送大

白毳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經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爲
先兆又見赤梅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陀羅國王送
赤毛寶毳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屆此
此爲先兆又見頭上火然者有槃那國王送上金鬘
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亦來至此此爲先兆
又見兩腋下垂大毒蛇者有支那國王送二寶劔來
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爲先兆又見二鯉魚
舐兩足者有師子洲國王送一雙寶履來奉大王尋
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爲先兆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
者有吐火羅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

日當至此爲先兆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
伽國王送大象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
至此爲先兆又見白鷗鳥頭上遺糞者牛護之母安
樂夫人此爲先兆王自當知然王不應於婆羅門處
更起惡心時猛光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如死重甦
深生信仰禮足而去還至宮中如尊者教皆悉奉行
別安大竹遮掌馬人枯竭池中添水令滿放象并鹿
及被繫鵝滿七日已如所記事皆悉到來王見是已
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念但我宮中所有吉祥
皆是聖者福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毳奉持供養

後以王位奉禪尊者卽告使者曰可持此毯將奉尊者迦多演那彼便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安樂夫人及星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臣曰仁等當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獻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安樂夫人卽取金鬘星光少妃取赤毛寶毯牛護太子取其二馬增養便取二劔大臣取其寶履唯餘寶象王自取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便往尊者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慈造弘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奉獻尊者唯願慈悲哀憐納受尊者報曰世尊有敎遮諸苾芻不受王位王曰若如是

者當受半國答曰此亦不聽王曰若作國王是佛所遮受用五欲理應無損我悉奉施答曰大王所有諸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所有受用及上受用供身資具幸當爲受隨情而用答言大王待我白佛王言任意請佛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住是時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念假令迦多演那於多受用及上受用自無所須然爲未來諸苾芻故應可受取如是念已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蜚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時聲聞獨覺尚不能了何論畜類于時世尊爲斯事故遙知迦多演那意趣遂

起世俗心卽令迦多演那天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卽曰言世尊苾芻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不佛言爲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是故我今聽爲四方僧伽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者謂是村田上受用者謂是牛羊等干時尊者請世尊已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爲四方僧伽得取受用及上受用爲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時王卽爲尊者遂造大寺四事供養悉皆充足莊田牛畜施四方僧佛告諸苾芻我今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

僧衆施受用物謂是喼逝尼城猛光王爲首又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飯食謂是鷲峯山摩揭陀王影勝大王爲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臥具謂是室羅伐城給孤長者爲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僧衆造毗訶羅謂是婆羅痾斯善賢長者爲首內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飯初 臥具謂給孤

善賢造僧寺

爾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一處夜食王性

愛醕夫人持一醕碗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披妙寶
毬簷前而過毬色內徹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
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怪問言大王此何明照爲是電
光爲是燈燄答言此非電光亦非燈燄然是星光披
其寶毬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曰如斯寶毬汝棄不
取乃取金鬘誠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鬘也誰言外
方女能知物好惡答言大王斯何得有如此智慧豈
非王教取寶毬耶王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
人因相輕忽便致瞋忿遂持醕碗擲王頭上王先闔
額因被碗傷便自手摩云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

死生路無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却便勅增養曰汝今
宜可殺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聞已便作是念王極
於此深生愛念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卽斷
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屏處且安勿令
王見作是念已白言如是我當卽殺遂便藏舉王旣
忿息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大王奉勅
令殺我順王言已斷其命王曰斯爲異事亦當殺我
及以星光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灌頂爲大國王
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爲誠最後更平章豈合因斯
卽行刑戮增養曰王聽譬喻諸有智者因譬喻言得

閑其事

內總攝頌曰

文鳩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無獸不眠
總收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鳩死 樹下獼猴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闇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流清泚果木敷榮於大
樹頭有二鳩鳥爲巢而住便採好果填滿其巢報雌
鳩曰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輒食且求餘物權自充軀

若遇風雨飲食難得方可共啜答曰善事遂遭風日
之所吹暴果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鳩問曰我先語汝
果不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餐啜因何汝遂獨食果耶
答言我不食果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少
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緣欠失二鳩皆云不食
兩諍遂致紛紜時彼雄鳩觜啄雌頂因此而亡雄鳩
在傍看果而住忽屬天雨果復盈巢雄鳩念曰今還
巢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鳩爲懺謝曰

可愛彩鳩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恕我斯憊答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鳩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殺後空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如彼愚癡鳩 無辜殺同類 不知形命盡

懺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戮 徒自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長者時屆秋天
擔黃豆子詣田欲種置於樹下同廻轉處樹上獼猴
下來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顛緣樹上時遂遺一粒

便放滿掬尋樹而下覓一黃豆長者見之卽以杖打
因此命終時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獼猴 棄把求一粒 由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遣我已殺夫人爲小瞋心便亡大利今求重見
其可得乎王告增養曰因何一語便殺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 所出唯一言 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亂令殺夫人汝卽隨言豈成道理增養

曰王豈不聞世有二閻卽以頌答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閻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閻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第二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杵曰唯應一 患害起疑心

輕賤事須漸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體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爲好相云何爲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王亦然 女人去婿亡

所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云何爲三

鈍馬道行遲 設食無兼味 家中有姪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汝遂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亦不被受用云何爲三

賣炭人好衣 浣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無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云何爲三

幽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王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杵曰答曰王豈不聞
更有餘人合當杵曰

木匠不善察 衣工用長線 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杵曰

大王非直此三合當杵曰更有三種云何爲三
使者更遣使 遣作令他作 少女愛猖狂

此三應杵曰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杵曰云何爲三

放牧於田內 剃髮居林藪 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杵曰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太苦答曰王豈不
聞世間更有一語爲定乃有三種云何爲三

王但出一語 女人一出嫁 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殺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有三自造患害云何爲三

力弱者著甲 無伴有多財 年衰齒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遂殺夫人答曰
王豈不聞世有三人見時令他起疑云何爲三

見淺智人修上行 見勇健者無瘡痕

見衰老女說廉貞 此三能使他疑惑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
聞世有三事被他輕賤云何爲三

無事多言語 身著垢弊衣 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殺愛夫人更有何物答曰
王豈不聞更有三種事須漸漸云何爲三

食魚須漸漸 登山亦復然 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内子攝頌曰

三種愚癡人 離間有三別 下品應車裂

姦詐事應知

王曰如是愚人如何殺我所愛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世間亦有三愚癡相云何爲三

委付不相知 供承急性者 造次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世間亦有三種離間云何爲三

知友不親近 或復太親密 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爲三

於他物起貪 自財生愛著 見他苦心悅
斯爲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爲三

性拙造機關 畫不知彩色 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奸詐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奸詐之物云何爲三

女人三度嫁 出家復還俗 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奸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爲他事 孤獨事多虛 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爲四

兔頭難得角 龜背難得毛 姪女難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爲他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爲他人事云何爲四

爲他受寄物 作保及證人 爲行無路糧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殺夫人令我孤獨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爲四

生時唯獨來 死時唯獨去 遭苦唯獨受 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實少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實少云何爲四

貧苦行他乞 魚子及棗花 秋日起重雲 此虛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云何爲四

光影及明闇 晝夜善惡法 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爲四

帛打先光澤 驢打卽能行 婦打依隨婿
鼓打卽便鳴

王曰殺我夫人汝可失去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爲四

風起塵驚去 衆響失歌聲 承事無用人
德處行違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云何爲四

國王爲妄語 醫人患霍亂 沙門起瞋心
智者事迷愚

王曰汝爲無益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無益之事云何爲四

無益日下燈 大海中降雨 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事人

第五內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 不善合驅却 驚怖不歡捨
渴憶難思憂

王曰汝作不應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爲事云何爲四

不請強教授 他睡爲說法 不應求強求

共壯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殺我夫人答曰我雖不堪觀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爲四

勇士戰可觀 可觀呪除毒 親會食可觀 可觀能講義

王曰汝殺夫人是不善事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善之事云何爲四

在家不勤務 出家有貪欲 國主不籌量 大德爲瞋恚

王曰殺我夫人汝合驅却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

合驅之事云何爲四

御者令車傾 不解量牛力 牸牛多犖乳 婦久住親家

王曰殺我夫人見汝驚怖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云何爲四

鷓鴣與鵲鴿 白鷗及蒼鴈 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我無夫人情不歡樂云何汝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云何爲四

獼猴不樂村 魚鼈非石山 盜賊非禪室

狂夫狀已妻

王曰汝合棄捨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合棄之事云何爲四

爲家棄一人 爲村一家棄 爲國棄一村
爲身捨大地

王曰汝殺夫人我之渴憶無滿足期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云何爲四

火無足草期 及姪他婦女 渴時掬水飲
飲他須難足

王曰汝殺我夫人是難思量事答曰王豈不聞更有

四種難思之事云何爲四

國王瞋難知 途中忽遇賊 家中女婦鬪
難思施物來

王曰汝殺夫人是可憂傷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爲四

老耄帶姪情 惡婦被夫遣 姪女年衰朽
出家有瞋恚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無狀可愛事 不共戲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作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狀汝便殺却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無狀之事云何爲五

國主及象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狀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殺之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可愛之事云何爲五

美貌出名家 溫柔不爲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爲戲樂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云何爲五

小兒及毒蛇 閹豎偏生子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殺却夫人卽是奪我財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爲五

舞樂與醫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殺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爲爭競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競云何爲六

大富及極貧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爲六

雖見不相看 違逆不親附 好說他過咎

望報與他財 雖施還擬索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夫人我無依怙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爲七

老病僧惡王 老家長惡口 不閑於法律

重病無醫療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爲伴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七種不中爲伴云何爲七

調戲人樂兒 博奕與姪女 耽酒賊黃門

此七不爲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爲七

深水齊至腮 獼猴及象馬 黑蛇頭髮豎

面蹙少髭鬚 於斯七事邊 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睡及不欲 九惱無悲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能睡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

八事令人無睡云何爲八

熱病瘦病及咳嗽 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 如斯八事令無睡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爲八

病老死飢餓 愛別怨家會 遭電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爲憂惱殺却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含忍云何爲九

若愛我怨家 或憎我善友 及憎我已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十種無悲之類云何爲十

屠牛屠羊及雞猪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置兔作賊爲魁膾 斯之十惡無悲心

王曰汝是獍惡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爲十

惡聲惡口無羞恥 背親棄恩無有悲

強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爲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事是不可信云何爲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苾芻婆羅門

露形者人糞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春時極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少時人皆拜禮及其圓大無有禮者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火炙又如炙瘡火炙方差水相違者如冬月時池水冰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煖然人皆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溫煖人皆共飲井

水雖冷人不樂飲

此據西方國法論其違順也

童女相違者若未

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去尋常啼泣而憶本舍婦女相違者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被蓋體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面隨路而去苾芻相違者若少年時所餐飲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得及其年老所餐飲食皆無氣味食不能消然豐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盛年欲情興盛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卽披衣服及其出外翻更露形人糞相違者若糞濕

時水上浮出及其乾燥翻更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王言增養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重問當依實答以何勢力殺我夫人答言大王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敢害夫人大王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迦多演那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障礙爲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爲十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就如是智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

作師子吼是爲初力又於衆生三世業報若處若事因緣異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衆生所有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衆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又於一切處遍行如實而知是第七力又於前生種種生處皆悉憶知所謂一生二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至百生千生萬生無量萬生成劫壞劫乃至無量成壞悉皆憶念如是種類如是衆生我所住處某名某族如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

命有脩短死此生彼如是方國昔時生處悉皆追憶
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
人間能觀衆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卑高生善
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衆生作身惡行語意
惡行謗毀賢聖心生邪見由此惡業爲因緣故身壞
命終生在地獄若有衆生作身善行語意善行不毀
賢聖心生正見由此善業爲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
天上如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九力又得諸漏已盡
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知

是第十力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
於四衆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如來有大勢力餘莫
能如是各有方爾時增養說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
大王默然無答增養念曰王旣默然一無言說何用
多時共相調誑我今宜可將出夫人卽便引現流淚
盈目稽首王前敬禮雙足以妙伽陀而陳謝曰

生應於此了無常 展轉相承有家法

王法見惡常含忍 國大夫人幸當恕

世間妙語王先聞 我因問答卽陳說

王力能調大狂象 況此愛婦乖違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活開醫

不度損衆者

佛在廣嚴城彌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衆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集處共爲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答摩常懷耽欲及聲聞衆亦復多貪作是語時有勇健長者亦衆中坐聞斯語已答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令仁等自當目驗大師世尊爲是多欲爲是少欲及聲聞

衆亦復如是長者歸舍總觀所有金銀器已往詣佛
所禮雙足已奉問起居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爲彼長
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長者離座偏露一
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降慈悲并苾芻衆明當就
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已奉辭而
去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
舍而食仁等亦可於彼同餐次詣城中婆羅門諸居
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衆明於舍食仁等亦可
共來隨喜供奉佛僧長者卽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
飲食若噉食若嚼食於晨朝時敷設座席安置水盆

齒木豆屑所須事已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
爾時世尊將諸聖衆於日初分執持鉢往詣長者
設供之處就座而坐長者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
金銀琉璃玻瓈殊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行與佛告
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
四寶盤汝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芻依
教竟無一人輒受其器長者見已卽取赤白銅器次
第行與奉上妙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嚼齒
木澡漱已收鉢器長者便取卑席對世尊坐佛爲說
法示教利喜并說施頌鐸欽拏已從舍而去時諸外

道並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依次第長者卽告守
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金銀琉璃玻瓈寶器而出門者
汝可奪取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暫食非是總
施若不還者卽可打撻強奪其器長者便以四寶盤
器行與外道彼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盤或云授我銀
器遂便撩亂忿競交興杖打手擒拳毆腳踏共相凌
辱無可觀採長者見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
與彼旣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答言長者與我汝
何見遮答言暫時與食非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
留門人遂打倍更紛紜囂聲外徹廣嚴城中所有居

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會長者告諸人曰仁
等頗見佛及苾芻與外道衆差別相不答言我見長
者曰佛及聖衆少欲知足非如外道鄙惡法律而相
攝誘諸人倍更於佛僧衆深生敬重篤信彌隆設有
不信及處中人亦於佛衆起敬信心爾時世尊旣到
住處洗足已在大衆中就如常座旣坐定後告諸苾
芻曰少欲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於金銀琉璃
玻瓈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若離欲人隨施主意
若是凡夫或往天上或至龍宮彼福業力設食之時
皆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苾芻恐犯不敢取食

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應取食勿致疑惑

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其妻卽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樂觀令色妍姿衆相具足於其誕日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休應嘉聲流遍城邑諸人共議有某長者誕生一女容儀挺特見者樂觀衆相圓滿初生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日中有千萬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希有于時他方有一相師善閑先

兆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希有已四顧而望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舉世皆無準依相書當與五百丈夫共行歡愛諸人報曰看此殊相五百未足爲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競來觀察闐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後爲大歡會命聚宗親爲女立字皆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爲瞻視廣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華雅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彩赫奕綺服芬芳於已宅中鮮明遍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容可愛

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遁僊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淙欲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姪欲增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太子大臣并餘國主王子之類咸共問親求爲婚娶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行欲事皆生譏恥不共成親然於宅中内外人滿門窻戶牖皆共窺看雖備守防難爲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禍情地無安卽便念曰女年長大雖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恥響靡見祇迎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苦嬰纏身形羸損時此城

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卽便身死如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于七悉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業惡響流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覓餘女至彼女家問其婚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婦諸人答曰豈我今欲殺自身乎長者諸處覓婦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心卽往外道沙門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先是屬佛鄔波索迦更復何煩隨諸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爲共住漸申供養終當出家卽便數往逝多

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家乎答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勞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娶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七世人著字嗔爲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量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卽發心投苾芻衆知識報曰雖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女宗胤將絕更可求覓諸餘雜類答曰我欲如何但所求者皆云豈我欲殺女耶若爾何不求諸寡婦答曰此亦見求彼云我豈自殺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求答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家作姪女舍一切丈夫悉皆捨棄報曰汝有

信心誰復輒入唯除苾芻時來過顧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娶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適配長者卽去到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來欲何求覓對曰中心有願未敢在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欲求妙光以爲婚對報言相與卽設盛禮以女娶之車馬賓迎將歸室內便以家中所有鎖鑰悉皆付與語言賢首我室舊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可隨時數申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作時彼長者於日月中延請苾芻就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爲供養若見苾芻顏容殊好色澤超倫者卽記在懷是時長者有緣暫須

外出報言賢首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承
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報苾芻曰我有他緣須適
餘處唯願聖者於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
我當就食長者行後苾芻就宅是時妙光以夫不在
於苾芻前現其姿態作嬌媚相苾芻見已各並食訖
還至寺中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相現今欲如何
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爲一人復曰我乞食人
當行乞食諸人云善苾芻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者
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食不答曰一日
來食後更不來長者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

媚相彼懼過患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慙懃重請答曰
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言聖者我已付知更不同
前恐生過患苾芻便受彼禮而去便於他日苾芻就
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戶長者戶外自手授
食苾芻食時妙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
踰如是蹠首頂面目乃至頭頂如是繫念分別便
生極重愛染遂被欲火内外燒然遍體汗流奄便命
過苾芻食訖如常澡漱爲說頌已辭之而去長者開
戶喚妙光曰汝可出來我欲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
響長者便入見躡于地謂是睡著欲令警覺以手推

摩方知命過悲啼哀慘告家人曰我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女忽然見棄可報諸親云女身死宗親既聚悉來號哭椎胸懊惱自撲于地或於長者輿罵詈言如是紛紜遂便日晚以五色氍毹裝飾喪舁送至林所是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羣賊餘處行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營已遂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遠宗親俱送林所忽此羣賊因生過患我宜速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令相害諸親聞已盛備喪儀令人守護銜悲投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到林傍防守之

人隨處逃竄諸賊遙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怪去衣共閱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活觀其容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女妍華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求各起凜心共行非法卽歛五百金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已四遠聞徹妙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獲金錢五百諸苾芻衆亦復聞知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耀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其妙光女前身作業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至一頌廣如上說汝等應

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特有迦攝波佛出興於世
十號具足於婆羅痾斯施鹿林住特此城中王名吉
栗枳爲大法王安隱豐樂無諸賊盜廣說如餘時彼
世尊化緣旣盡如薪火滅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是時
王及諸人於佛遺身盛興供養焚燒卽畢收其舍利
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有居士女見
塔形儀極生渴仰遂以明鏡繫相輪中而發弘願願
我來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如日光隨身而出汝
等苾芻昔居士女卽妙光是由昔懸鏡發願力故今
獲斯果身如日光生時光耀遍滿于室又復應知其

身雖死有五百人共爲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
緣汝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痾斯王名梵授爲大法
王廣如前說當此城中有一姪女名曰賢善顏容端
正人所樂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有五百牧牛人至
芳園中共爲歡戲各相謂曰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
無少女共作交歡可覓將來衆皆云善欲取誰來皆
云賢善卽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芳園共爲歡戲報
云若得金錢千文我當共去無者不行答曰且取五
百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云隨意諸人卽與五百報
云前去我嚴香花著衣服已後卽隨行諸人去後女

尋生念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五百其
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
容救濟遂令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於
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爲歡戲我若與彼五百人通
理難存活如其不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
如何方計得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力不令女去
亦不還錢下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恤
貧窮依下臥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時此
獨覺人間遊歷至婆羅痾斯求寂靜處欲爲安止見
五百人一處聚集共見尊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此

真福田卒難遭遇宜興供養以植來因卽共籌量辦
好飲食盛使滿鉢虔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
現身相令發善心卽騰虛空現諸神變於身上下水
火流光凡夫見通疾生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禮
彼上人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申供養以
此善根願與賢善姪女假令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
通汝等苾芻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卽妙光是昔五百
人卽五百羣賊是由於聖者興供養故復由發願彼
之業力於生死中受諸流轉五百生內常與五百金
錢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姪女其命雖終於彼遺

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
受乃至一頌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雜業修純白業如
是應學諸苾芻衆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爾時世尊作
如是念由諸苾芻向如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告
諸苾芻曰其妙光女出於苾芻起分別想遂令命過
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
若有苾芻詣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苾芻是修定者彼便數往阿蘭若
修習禪思時有魔女生非法心請苾芻食苾芻不受
彼作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益事答言

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作無利益彼卽對前作不
忍聲從是以後常求其便時彼苾芻曾於靜處以納
裏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是念此卽是我報怨
之時卽擎苾芻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卽以
苾芻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誰是誰答曰我是
沙門問曰是何沙門答曰我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
故來此彼卽以事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之
處而爲居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必於仁處身命不
全亦復能令聖教淪喪彼聞語已默爾而歸告苾芻
衆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苾芻於怖難

處而爲居止有斯過患卽告諸苾芻大王影勝善說
譏嫌是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爲居止若有住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有癱瘓能治醫王因來見患
卽便爲破有緣別去不與安藥于時苾芻轉增痛苦
時諸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曰諸具壽若有解者可
爲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卽便爲作醫王自念我向破
癱不與安藥今宜可與卽行問曰我爲破癱未與安
藥答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是少年者醫王察看知
是好藥報言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與答曰我

且隨宜權行此法然佛世尊未見聽許報言世尊大
悲必應開許苾芻曰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
與安藥可在屏處勿令俗見若敞露處作者得越法
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寺中
問苾芻曰我有如是病當服何藥并取何食時諸苾
芻不解醫者一無言答其善醫者亦復生疑不爲陳
說時諸俗旅不樂而去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
解醫方應爲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伏外道慶悅人

天所有外方諸非人衆隨其往處城邑聚落設在世
界中間亦皆俱來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常爲天龍
藥叉僑薩羅主勝光大王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僊授
故舊毗舍佉鹿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衆飲食衣服
共申供養令諸來者皆得充足有諸非人亦生愛著
咸依此住不還故居若起欲心卽便變形爲夫婿像
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人形手足頭面
異常人像或有其眼赤黑或有頭大身短或有髮色
純青或有雜兼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遂於險處
棄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子時爲加精氣或有初生

之際影響人形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同前
棄擲鬼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成人時六衆見已共
相告曰難陀邬波難陀彼諸黑鉢竊我門徒長養成
人卽便將去我今攝歛如是門徒令諸黑鉢不復牽
誘時邬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
路次見黃髮人卽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鉢所養若
出家者我當度脫卽便就彼問言賢首汝誰家子答
曰我無依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不出俗答曰誰
復與我黃髮之人作出家師王報言賢首大師敎法
以慈悲爲上汝若能者我當與汝爲出家師彼生喜

僧至寺中卽與出家并近圓事於數日內教行法
已報言賢首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伐城土地寬
廣父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卽於他日執持衣
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食出施見彼苾芻椎胷告
言誰與仁者黃髮之類而爲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
波難陀報言除彼惡行誰更能於世尊教法令生過
患諸不信者於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爲譏誚沙門釋
子所爲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苾芻曰佛佛作是
念由諸苾芻度如是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
度黃髮告諸苾芻時諸俗旅訶成宜應法是故苾芻

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爲出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
如佛所說如是等類不與出家苾芻不知何謂毀法
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辱法衆云何爲二一謂種
族二謂形相言種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卑微貧寒
庸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荼羅下羯婆木作竹
作浣衣沽酒獵師等類是各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
髮有黃青赤白或髮如象毛或復無髮或復頭麤長
匾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諸傍生耳或復無耳或
時眼有諸病謂黃赤太大小等或時眼瞎耳聾或時
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根下墜風病或復

全無或身太麤太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僊所遮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特鄒波難陀持其黃髮賣與戲兒佛言若賣髮者得牽吐羅底也罪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馱索等三同 忘由緒并問 大神通大藥

刀子下天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鄒波離有二求寂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此二相親情懷莫逆一告一曰汝可近圓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爲給侍不令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二人更相護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願得一親教師一屏教師一羯磨師得與弟子二人同時受近圓不佛言得此二誰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得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衆爲衆而作羯磨理相違故若

如是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時受無大小者云何致敬及爲知事人并受利物佛告鄔波離此等諸人不應相禮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差與而領受之

緣處同前時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於何方域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何學處此欲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是如來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若忘王等各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長者給孤獨鄔波斯迦毗舍佉如是應知於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爲稱說若說昔日因緣之

事當說何處應云云羅泥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讀而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音釋

鐸欬拏

鐸達各切欬丘奇切拏尼家切

擦子括切

拳毆

毆於口切拳毆以拳

繫適配

適施隻切相當也醃滂茄切合也

披亡粉切

恤

思律切癰

瘞

瘞於容切瘡也瘞祖禾切小腫也

敞昌兩切

豁也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計
字六十零六十個該銀二兩七錢二分七厘超
薦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通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顧山識

金壇淨信弟子深古敦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乘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計
字六千零六十八個銀二兩七錢二分七厘起
佛亡偈王差遺在男王元啓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俗通為法友同登正
覺速為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顧山識

ヨ、五